

# 抗日情報戰

(九)

喬家才

##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### 邱開基達成任務

#### 打垮東京反動組織

「戴雨農先生年譜」記載：「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成立軍事情報機構，戴先生膺命負責主持其事，乃在南京徐府巷成立特務處處本部，以唐縱為書記，鄭介民為偵查科長，邱開基為執行科長」。邱開基既是軍事情報工作開始時的執行科長，知道的事情一定很多，因此，我和他作了多次談話。真是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獲益很多。

「同志們常常談論，特務處的工作開始時，連同戴先生在內，一共有十個人。你既然是最初的執行科長，我想，一定是十個人中間的一個人？」我問邱開基。

「不是。」邱開基說：「我同鄭介民先生是奉派協助戴先生工作的。鄭先生擔任偵查科長，我擔任執行科長。所說的最初工作的十個人，係

指戴先生自己找來參加工作的同志而言，我同鄭先生並不包括在十個人之內。戴先生曾經對我說過，周道三（偉龍）是他們十個人中間的一個。其他的人，戴先生沒有提起，我也不曾問過。」

接着他告訴我，在未參加戴先生領導的工作以前的一些故事。北伐完成後，他到日本東京，入日本陸軍經理學校。後來，因為國內經濟中斷，生活非常困難，有時，連吃一碗麵的錢都掏不出來。正好，汪精衛在廣東組織偽組織，配合十九年閩、馮聯軍反抗中央，後來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。汪精衛為了壯壯聲勢，拉攏了一批無聊的黃埔學生，在北平成立了「革命黃埔同學會」，搖旗吶喊。那時，我正在南京黃埔同學會工作，我會把所有參加黃埔革命同學會的人名，都在同學錄上加以註記。記得，幾個首腦人物當中，有徐酒度、徐會之等。「革命黃埔同學會」也派人到東京活動，拉攏留日同學，祇要和他们同流合污，參加他們的組織，每月就可以領到日幣八十元的津貼。

他們看到邱開基窮困到連吃一碗麵都成問題，是一個頂好的對象，於是，由羅××負責向他遊說，要他參加「革命黃埔同學會」。邱開基認為背叛革命領袖，反對校長，跟着汪精衛胡鬧、亂跑，就是不忠不義，根本就不配做一個黃埔學生，還要拿上革命做幌子，完全是胡說八道。他的意志非常堅定，屹立不動。羅××遊說沒有結果，拉攏失敗，心有不甘，說些諷刺的話來刺激他。本來他不願理睬那些傢伙，也不打算同他們爭長論短，丟黃埔同學的臉。現在，他們得寸進尺，把容忍當做畏懼，居然欺侮到他的頭頂上，使他非常生氣，一氣之下，把羅××好好揍了一頓。鬼都怕惡人，何況無聊的投機分子。這一架打得够精采，效果很大，東京的反動組織，「革命黃埔同學會」被他打垮了，從此消聲匿跡，不敢在東京活動。

第二年，陳友仁到了東京，進行不利於國家的活動。邱開基從報紙上看到，陳友仁拜訪日本首相若槻、外相幣原、陸相南次郎，說領袖與

張學良合作，統一中國，利用英美資本，德國科學技術，反對日本。若襯和幣原僅答以：「謝謝！」南次郎則大發雷霆，大呼：「膺懲支那！」緊跟着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。邱開基心想陳友仁簡直是賣國賊，他既然要出賣國家，乾脆把他刺死算了。他把他的意圖寫信告訴軍校的老師王柏齡先生，希望一旦被日本警察捉起來，設法引渡回國，接受中國法律的制裁，殺人償命，死也死在中國。但是，王柏齡回信阻止他進行暗殺，並且告訴他，他在日本的一切已經報告校長。又給他匯去五百元，作為他維持生活的費用。

一二八前夕，邱開基接到王柏齡的信，要他即刻回國，回國後，蒙 領袖蔣公召見，當面嘉勉：「貧賤不移，威武不屈，你是一個好的黃埔學生。」旋派他担任侍從室警衛組組長。特務處工作開始，他就奉命任執行科長，成為戴先生最初的工作伙伴。

邱開基非常欽佩戴先生，有幾件終身不會忘記的事情。

### 兩千大洋治喪費

民國二十一年夏天，邱開基的老太太在他的故鄉雲南景東病故，家裏寄給他一封報喪信。信雖寄到南京，可是並沒有轉到他的手裏。過了兩個月，他接到家信，告訴他，老太太已經安葬，因為他匯去兩千元治喪費，喪事辦理得非常妥善完滿。親戚們異口同聲稱讚他，說他雖因公事在身，路途遙遠，請假不准，不能親自回家主持喪事，可是匯回去那麼多的錢，使喪事辦得體面完

滿，實在是難能可貴。那個時代，在雲南鄉間，物價低廉，用兩千元現大洋辦理喪事，的確是很了不起的大事。

邱開基接到這一封家信，才知道老太太不但過世，而且已經安葬。養生送死，是中國人最起碼的孝道，母死不能送葬，對他來說，確是一件最遺憾、最悲痛的事情。不過，是誰給他家中匯去治喪費兩千元，還說是他匯去的呢？使他大惑不解，如墮五里雲霧。兩千元不是一個小數目，差不多是一年的薪水，他越想越弄不清楚。最後他想，問一問戴先生，也許他可以把事情弄明白。

「戴先生！」邱開基去問戴先生：「你知不知道我的母親已經去世？」

「知道。」戴先生沒有遲疑，回答他。

「剛才接到家信，說我匯到家裏兩千元治喪費。但是，我不曾匯過這筆款子，連我母親去世，也是剛才才知道。我很奇怪，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。我想，也許戴先生能够弄清楚。」

「你想想看！」戴先生反問邱開基：「假如你回家奔喪，從南京到雲南景東，打個來回，頂快也得三個月吧？以你現在所担负的責任，你能請准三個月假嗎？如果你知道了老太太去世，又請不准假，不能回家辦理喪事，你的精神怎樣？你的情緒怎樣？」

一連串的反問，問得邱開基無話回答，戴先生接着說道：「所以，我當時決定，暫時不讓你知這這件事，報喪的信沒有交給你，以免影響你的工作情緒。辦理喪事，最要緊的是錢，有錢就

好辦事。我知道，你家裏並不富有，他們需要錢辦事，需要你回去還重要。因此，我就代替你匯去兩千元治喪費，有了錢，自然有人替你辦喪事。同時，我也替你發了一份電報，告訴你家中，路途遙遠，往返費時，請假不准，奉命移孝作忠。我想，我這樣處置，你一定會同意的。」

「謝謝戴先生！」邱開基聽完戴先生敘述經過，才豁然開朗，原來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戴先生一手導演的，設想如此週到，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一下送兩千元治喪費，這種氣派，這種大手筆，也祇有戴先生做得到。

幸而當時他沒有看到報喪信，否則，請假不准，既不能回家奔喪，又不能安心工作，真不知應該怎麼辦。現在，事過境遷，喪事辦理得又非常好，當然不會再影響他的工作情緒了。戴先生對朋友，對同志，事事替人家設想，永遠是令人懷念的。

### 武漢剿總特務處

民國二十一年秋天，邱開基奉命担任武漢三省剿匪總部特務處長。為要整頓武漢的社會風氣，確保社會的安寧，特務處必須達成三種任務：確實推行新生活運動，取締幫會惡勢力，澈底消滅共產黨的地下組織。領袖要他擬定計劃，編列預算。這個機構不是單純屬於戴先生領導的工作，不過，特務處成立以後，要把武漢所有的特務工作統一，故必須戴先生大力支持，同時還要透過鄧文儀，因為他是侍從室第二組組長，主管這一項業務。邱開基同戴先生商量，怎樣完成這

項任務。戴先生衡量武漢的情勢，同他決定幾項步驟：

「射人先射馬，擒賊先擒王。」武漢的幫會組織，以楊震為首領，楊震有武漢杜月笙之稱。因為，他是武漢綏靖公署稽查處長，稽查處成了掩護幫會的機構；所以，他的徒弟徒孫，如蟻附羶，越聚越多，勢力也就越來越大。假如用釜底抽薪的辦法，把綏靖公署的稽查處取消，楊震就失去依靠，就成了紙老虎。那些憑藉他的勢力來作惡的地痞流氓，看見他失了勢，再沒有利用的價值，自然會作鳥獸散。幫會不用取締，也會淘汰的。

警察局的偵緝隊，是幫會分子的另一個藏身之所。漢口警察局偵緝隊的經費，每月祇有八百元，而偵緝隊的額外隊員却有四百人。以八百元經費維持一個四百人的機構，真是天大的笑話。額外隊員根本不發薪水，可是有些人想弄到一個偵緝隊額外隊員的名義，還得找關係，花錢活動，其中奧妙，不言而喻。本來偵緝隊的職責是防止犯罪，偵破犯罪，維持社會的安寧。而武漢的偵緝隊却成了罪惡的淵藪，偵緝隊的隊員成了社會的毒蟲。所以，要想整頓武漢，就必須先整頓偵緝隊。

武漢偵緝隊徵收一種規費，數目相當可觀，旅館餐館業等商人不在乎負擔少數規費，他們希望的是不要增加他們的困擾。假如利用原有的規費，秘密組織民衆，在社會各階層、各角落佈置工作細胞，則可控制整個社會。那麼，推行新生活運動也好，取締幫會惡勢力也好，消滅共產黨

的地下組織也好，都可以不動聲色，輕而易舉，收到預期的效果，而且不必另籌經費。這也是戴先生運用組織力量，運用民衆力量，從事特務工作的最初概念。

邱開基到達武漢，第一步，運用高階層的力量，取消了綏靖公署的稽查處，讓楊震組織了一個道德善堂，他把他的徒弟們交給邱開基運用，全權處理。幫會問題，輕而易舉地解決了。第二步，整頓警察局的偵緝隊，委派同志嚴家詒任隊長，解散額外人員，訓練額內人員，使工作走上軌道。第三步，報准接受有的規費，利用此款，運用公共場所、碼頭、工廠、旅館、餐館、妓院的工頭、工人、茶房等，予以津貼，使從事偵察、情報工作，成效很大。第四步，秘密組織銅奸團，吸收熱血青年，擔任除奸防諜的任務，推行新生活運動。這一個愛國團體，很有力量，發揮了極大的作用。邱開基運用得法，監督嚴密，在武漢幹得有聲有色，順利地完成所交付的各項任務。

### 促勸龍雲出兵抗日

「中國和日本必須一戰。」二十六年春天，戴先生請馬志超和邱開基吃晚飯，馬志超到蘭州任警察局長，邱開基回雲南工作，戴先生說：「一旦戰爭爆發，西南和西北就非常重要了，這就是我請你們兩位分別到西北和西南的道理。西北雖然有共產黨，但是我們軍隊的力量可以控制，情形比較得多，沒有多大問題。西南就不同了，龍雲頂靠不住，如果和日本勾搭上，將來對日

本作戰，可就麻煩了。所以雲南的工作比西北更重要。你們分赴西北和西南工作，真是任重道遠。」

「我離開雲南很久，」邱開基說：「又和龍雲沒有特別關係，你要我回雲南工作，恐怕做不出甚麼成績。」

「不然！」戴先生說：「一切我都為你佈置好了，祇要你回去，龍雲一定會相信你。你回雲南以後，緊記不要和任何一個中央人員來往，還有不要管人事，不要管錢。自己可以不發財，龍雲的人要發財，你不要去管他。你可以放手去用錢，我會派人去接濟你。一旦中日戰爭爆發，祇要雲南出兵，參加對日作戰就成，那怕他出一個團。你回去的主要任務，就是將來促成雲南出兵，參加對日作戰。」

龍雲對於邱開基的情形知道得非常清楚，他知道邱開基被戴雨農關起來過，在中央無法立腳。

「主席！」邱開基回到雲南，晉謁龍雲說道：「我已被迫得走頭無路了。戴雨農和我過不去，非殺我不可。中央實在呆不下去，落葉歸根，祇有回來投奔你老。」

龍雲聽邱開基說完，笑了笑，給他個中校副官，祇拿薪餉，不要上班做事。邱開基在中央擔任過中將的職務，現在回到昆明，祇給他個中校，硬降三級，這就是龍雲給一個走頭無路的中央人員一點顏色看看。邱開基沒有嫌階級低，乖乖地接受了。在昆明的中央人員，都罵邱開基沒出息，幹了龍雲的中校副官。



雲南內部分成兩派，盧漢和聶子團形成對立，鬥爭得非常激烈。邱開基抓住這個機會，週旋於兩派之間，進行調解，兩面討好。他先說服盧漢，不要同聶子團鬧磨擦，以減少政治上的阻力，要他整頓他的六十軍，準備將來向外發展，於是做了六十軍的副官處長，兼一八二師的副師長。因為盧漢不再和聶子團作對，三舅子李培炎和五舅子李培天都很感激他，成了政治上很大的助力。

抗戰開始，邱開基為達成促使雲南出兵的目的，勸盧漢帶兵出征，為國家建功，以提高聲望，盧漢同意了。他又對龍雲說：「國家抵抗侵略，對外打仗，咱們雲南不能落後，應當出兵參戰，將來在歷史才有光榮。」



邱開基早年的照片。

六十軍副官處長兼一八二師副師長隨軍出征，完成戴先交生付他的重任。大任務。

後來汪兆銘叛國，一再勾引龍雲，想以雲



邱開基(中)早年在泰國偕夫人與友好合影。

南為根據地，反對抗戰。但是龍雲不為所動，因為雲南已有一個軍參加了抗戰行列，不便改變主張，才不上汪兆銘的大當，使西南大後方得以安如磐石。戴先生這一着預先下的棋子，非常有效，對於穩定抗戰的西南大後方很有關係。

因為邱開基和中央的關係好，六十軍開到湖南，經他奔跑接洽，改良裝備，加強火力，台兒莊會戰，成了一支勁旅，打了一次意外的勝仗。一八二師師長並沒有到前線，邱開基以前進指揮所，指揮部隊作戰，他們戰鬥序列歸孫連仲指揮。

二十七年夏台兒莊會戰，六十軍奉命接替十三軍湯恩伯的防務。因為作戰期間，情況轉瞬萬變。六十軍沒有到達以前，十三軍已經撤退，敵人跟進，台兒莊變成敵後。六十軍的諜報很差，糊裏糊塗跑到敵後接防，弄得敵軍久留米師團莫名其妙，短兵相接，一場混戰。久留米師團的一個旅團被消滅，六十軍的一八二師和一八三師也犧牲得祇剩下兩千多人；仍然在台兒莊守了二十三天，一直到徐州失陷，才轉進到後方。

日本軍閥沒有把雲南部隊放在眼裏，吃了一次大虧。六十軍凱旋回雲南整補，成了消滅了久留米一個旅團的英勇部隊，為雲南爭回莫大的光榮，邱開基也得龍雲和盧漢的信賴。後來雲南講武堂改組為中央軍校第六分校，龍雲任主任，邱開基為副主任，負責實際責任。他又完成戴先生交付他的第二任務，主持訓練，培植幹部。

### 書生法官沈維翰

莫道書生無一是，  
頭顱拋處血斑斑。

沈維翰常常吟這兩句詩以自豪，因為戴先生一再說他是書生。他覺得祇有書生才會了解死的真正價值，才會不怕死。古來盡忠殉道的如齊太史、張睢陽、顏常山、文天祥、史可法、陸秀夫；近代的革命先烈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，紅花崗四烈士，那一個不是書生呢？祇有書生才會真正革命，才會為主義、為信仰而奮鬥、而犧牲。他自從民國廿一年參加了戴先生領導的工作，就隨時都準備犧牲，隨時都準備拋棄他的頭顱。

沈維翰的私生活非常嚴肅，絲毫不苟，他有六不主義，一不抽煙，二不喝酒，三不賭錢，四不跳舞，五不看電影，六不聽京戲。幾乎嚴謹得



私生活非常嚴肅、忠貞勇毅的法官沈維翰先生

像一位道學先生那樣呆呆板板，軍統局的好些同志開他的玩笑，說他是聖人，說他是死人，他都一笑置之。朱家驊先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時候，成立浙江警官學校，周至柔將軍任總隊長，他任教官，他們彼此的交情很不錯。周至柔很了解他的道德修養和澹泊的個性，來台後曾贈他一首極富情感、最為親切的七言律詩。

惠我雙魚燈不開，也同空谷足音來。  
澹泊原為求健樂，中興有愧匡世才。

青春莫負還鄉約，雁若天台醉幾杯。

沈維翰於民國十年畢業於北京京師警察廳所辦的警察傳習所，隨即任職京師警察廳。他為充實自己，以求深造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就讀於中國大學法律系。到民國十四年夏季畢業，升為京師警察廳司法科長，曾經幹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情。當民國十五年北伐軍由湖南抵達武漢的時候，國民政府也由廣州遷移到武漢，完全被共產黨所操縱。等到十六年國民革命軍攻克南京上海，不受共產黨脅迫利用的國民政府委員都到了南京，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，這就是所謂「寧漢分裂」。南京上海於四月十二日清黨，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內清除出去。

就在南京上海清黨的前幾天，北京張作霖政府的京師警察廳也捉到一百多個共產黨嫌疑分子，辦理這件案子的責任，自然落在司法科長沈維翰的肩上，那年他才廿六歲。

他對這一百多人，簡直無從着手。不但不知道那些是真共產黨，那些是受牽連；也不知道那些重要，那一個是首領，甚至連真姓名也弄不清楚。在那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，普通審訊的方法毫無用處，於是他進行分別說服的工作，終於，在抓到的那些人當中找到一個李渤海，又叫李經天，後來改為黎天才，經過三天說服，黎天才願意投降。他從一百多人裏面，指出十九個重要的共產黨，和這十九個人的真實姓名。他又告訴沈維翰，共產黨的領導人是李大劍（守常），躲藏在東交民巷蘇聯使館裏面。

抓不到李大劍，這件案子就成了無頭案件。要想捉拿李大劍，就必須到東交民巷捉人；到東交民巷捉人，則又牽連到外交問題，祇好先找當年東交民巷值年的比國公使商量。想不到，東交民巷的各國使節都討厭俄國老毛子，比國公使諒解京師警察廳到東交民巷捉人，但不能攜帶武器。因為攜帶武器進東交民巷，勢必引起外交糾紛，比國公使負不了這種責任。警察廳同意不攜帶武器，不過為防止意外，希望消防車同時開進去。比國公使不反對消防車開進東交民巷，問題就這樣決定了。

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，北京京師警察廳的人員進入了東交民巷，搜查蘇聯使館，捉拿李大劍。李大劍從從容容地說：「我就是李守常，也叫李大劍。」這個時候，蘇聯使館突然起火，原來俄國老毛子想燒燬文件，幸好準備有消防車，立刻撲滅，許多重要的秘密文件才沒有被他們消滅了。

京師警察廳把搜到的文件整理過後，印成一本書，叫做「蘇聯陰謀文證」。雖然，這本書是北京政府印的，可是暴露蘇俄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是一樣重要的。在反共抗俄的今天，這本書似有參考研究的必要，於是，我去中央圖書館借閱，中央圖書館沒有這本書。又托朋友到中央研究院去找，也沒有找到。我想，也許到外國的圖書館才能找到吧？

據沈維翰說，「蘇聯陰謀文證」的重要部分，是馮玉祥和蘇聯勾結所往來的文件。他們計劃，等到北伐軍打到黃河流域的時候，共產黨就同馮玉祥裏應外合，一方面阻止北伐軍繼續北進，一方面佔領北京，然後造成另外一個華北的割據局面，以馮玉祥為首，實際由共產黨來主宰一切，不讓國民黨來統一全中國。

事實上，武漢國民政府被共產黨把持以後，已經在照着他們的計劃在做。武漢把已經推進到河南的部隊撤回武漢，倒戈東向，高喊「東征」。這樣一來，南京國民政府就不能不把沿津浦路挺進的北伐軍向南撤退，保護京滬。因此，給了孫傳芳一個死灰復燃的機會，得以偷渡長江，演變成最慘烈的「龍潭戰役」。雖然終於把孫傳芳的殘餘勢力澈底擊潰，可是，國民革命軍犧牲也相當慘重。「蘇聯陰謀文證」一書問世，無異給蘇俄赤色帝國主義當頭一棒。馮玉祥也再不敢明目張胆做蘇聯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，公然同共產黨合作，阻撓北伐，才使國民革命軍於民國十七年順利完成北伐，統一中國。

抗戰初期，沈維翰任浙江臨海縣縣長，因為

戰爭，軍統局的工作倍加繁重，戴先生要他到後方工作。一位地方官在戰時，不能說不幹就不幹，一時不能擺脫。等到後來辭卸縣長職務，到了上海，又留他在那裏做了兩年多秘密工作。由於一個單位的工作被敵破壞，牽連到他，不得不離開上海，才到了香港。剛到香港，香港也淪陷了，好不容易由廣東梅縣、江西泰和，輾轉多日，一直到三十一年，才到達重慶。初任財政部緝私署秘書，因緝私署創立伊始，須製訂各項章則，協助秘書長余鐸完成許多立法工作。不久調軍統局秘書兼司法室主任，有些案件，戴先生會交代處理的原則，但是他簽具意見的時候，又往往和戴先生的意見多少有些出入。他不管戴先生對他

滿意不滿意，覺得司法人員處理案件，必須恪遵法律，不能因受任何力量的影響，稍有偏差，失却公平。

「戴先生有權修改我的意見，我絕對服從。」當戴先生對沈維翰所簽辦的意見不滿意的時候，他總是堅持立場，很固執地向戴先生陳述：「我負司法責任，就必須遵照法律簽具意見，才是盡忠職守，才會無枉無縱，才會符合戴先生『團體即家庭，同志如手足』的原則。」

「書生！」戴先生對他固執的態度，覺得好氣，又覺得可愛。戴先生是一位非常虛心的長官，絕不剛愎自用，祇好無可奈何地說他一聲書生，終於接納了他的意見。

# 鐵人楊傳廣

龔樹森教授著  
定價台幣肆拾元

本書對我國最傑出的運動員亞洲鐵人楊傳廣的崛起、奮鬥歷程、神祕婚姻、榮譽獎牌等有最詳細的記載，要目：楊傳廣創造世界紀錄的寶貴啟示。由楊傳廣引起的感想。楊傳廣與教練。創造了十項運動世界紀錄。創新紀錄與玻璃纖維膠竿。鐵人的發現和奮鬥的歷程。楊傳廣十項運動成就分析。一生最大的光榮。沒有關頌聲就沒有楊傳廣。楊傳廣的身世與省運崛起。楊傳廣神祕婚姻。一生的榮譽獎牌。楊傳廣歷年重要比賽紀錄表。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